



赵执信故居(资料图片)

## 循着记载艰辛跋涉 寻找拜谒徐干之墓

徐干，字伟长，汉末杰出学者。自幼勤奋好学，“发愤忘食，下帷专思，以夜继日”，青年时即“《五经》悉载于口，博览传记，言则成章，操翰成文”。先后为曹魏朝司空军谋祭酒掾属、五官中郎将（曹丕称帝前官职）文学掾，进入建安文人集团，被后来成为魏文帝的曹丕记于自己的著作《典论·论文》中，定为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，极得曹丕赏识，“出则同舆，入则同席”。因专志治学，多次辞官不就，曹丕赞誉其“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，鲜能以名节自立，而伟长独怀文抱质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谓彬彬君子矣”。文名鹤噪一时，有重要著作《中论》等传世，史书记载为“北海剧人”。

北海，今潍坊一带历史地域旧称。建安二十二年（217）春，瘟疫流行，徐干染疾而卒。当地有多处徐干墓冢，仅是民间传闻，典籍记载仅为约略，且互有分歧。对于这位乡邦先贤，郭麐推崇备至。《中论》旧版前有序言一篇，后却湮没罕见，搜罗古籍发现后，郭麐让儿子续大亲手抄写，载于《春韭园随笔》中。考察典籍，求证地舆，开始了徐干墓的寻找。《魏书·地形志》“都昌县”下注说有徐干墓在此。一路风尘，不远20余公里，寻找到了昌乐县都昌镇。不过，这次寻找让郭麐大为失望，后来，他在自己写成的《潍县竹枝词自注》里这样写道：

汉末彬彬徐伟长，相传有家在都昌。  
寻来惜不知何处，唯见婆婆丁花黄。

并自注说：“婆婆丁，蒲公英俗谓也。”

郭麐没有就此作罢，查阅宋人写成的《太平环宇记》，又发现关于徐干墓的记载：“在潍州东51里，俗呼为‘博士冢’者是也。”“潍州东51里”粗略算来，距离杨峡别墅35余公里路程。乡间道路坎坷难行，荒草蔓生。路途中涉过多条河流。循着这一记载，不辞辛苦，徒步跋涉，终于在一个叫会全庄小村外的坡野里，实现了拜谒徐干墓的愿望。后又多次访古来此，并以诗记载：“鹤书屡却守清贫，文学早超七子伦。每过佳城低首拜，当涂高士汉遗民。”

## 千年古碑谜团难解 研究考释来龙去脉

自大于河东岸的杨峡别墅沿河北行5公里，有一村名洪福寺村，旧有古寺，村因寺而得名。寺中矗立一千年古碑，地方志书引自郭麐所著《潍县金石志》，真实记载着这座古碑的原貌：“上首阳刻执仙乐者七像，中刻一佛，左右二菩萨，三像莲座。”“前后面计划佛菩萨并执仙乐者二十一像，左右两侧及后面刻侍佛者男女僧尼九十五像，侍佛从者二十四像。碑文：北魏题刻七十六行527字，宋绍圣题刻十五行155字。（全碑）73字不可辨认。”历经沧桑，苔藓斑驳。多有佛像，俗称为千佛碑。因碑文中有“映房”字样，又称“映房造像石刻”，至于石碑的来龙去脉，却成为了一个千年难解的

# 筇路 醉心 访古



郭麐醉心访古。他考察典籍，求证地舆，两次跋涉不辞艰辛，终于实现了拜谒“建安七子”之一徐干之墓的愿望。洪福寺内古寺中，矗立着一座千年古碑，郭麐数次沿河而来，手制拓片，赶至城里与陈介祺切磋，终于考释成功。郭麐在寒亭驿站古老的墙壁上发现康熙时人赵执信所作小诗，遂答诗先贤，亦抒悲愁。

谜团。

郭麐数次沿河而来，留连忘返。手制拓片，赶至城里，登门“吉金斋”（陈介祺斋号），与陈介祺相互切磋，凭着碑文中“北海郡”“下密县”等字样，断定“此北魏间物也”，因为再过几十年后的北齐王朝中，下密县的上属改称了“高阳郡”。碑文又载“伪宋沈史君祭酒”，这里的“伪宋”是指相同于北魏王朝时期，刘裕在江南建立的“刘宋”政权。至于宋绍圣题刻，他们断定文中“载”字为“再”字讹写，是北宋再修时“土人臆刻”。同时，还破译了“都维那”为僧人官职名称、“侍佛时”为下等僧人、再下还有“从侍佛时”等佛家语历史密码。通过他们考证，沿至清朝末年的“潍县儒教乡”，北宋时就有此行政建置，乡下为保，保辖多村。碑文中的“高累村”（今寒亭区高里街道高里村），就是“北海县儒教乡石人子保”下属的一个村庄。

来龙去脉，真相大白。考释完成，快何如哉。后来郭麐写下这样的诗句：

映房石出涛东崖，一幅丹青好画材。  
记得闾衣与吴带，大都根底此中来。

## 寒亭诗答赵执信 低首徘徊道悲愁

寒亭，历代为潍县城北重镇，夏代寒浞在此建都，称寒国，西汉末年王莽“新朝”时，降国为亭，古国皆立亭为标志，始有“寒亭”之称。明、清时期，为县城东北通往莱州府驿道上的驿站，传递朝廷命令文书，送往迎来过往官员。作为有着上下3000年历史的古迹，自然是郭麐访古不能错过的。几百年过去，当郭麐到来时，这里依然鲜花着锦的兴旺，店铺林立，客贾如流，甚至妓院勾栏，灯红酒绿。然而，也有人在这里留了一腔悲绪的愁怀。他在驿站古老的墙壁上发现了一首题壁小诗：“落叶将飞雨，灯下无那听。寒衣添几许，明朝宿寒亭。”为康熙时人赵执信所作。

赵执信，青州（今属博山县）人，生于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出身书香门第，18岁即考中殿试二甲进士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后授编修，在京师居官十年。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佟皇后凤驭归天，竟忘记了是在“国恤”期内，他应好友洪升之约，观看了洪升自己编写的《长生殿》杂剧搬演。这下不要紧，一桩“大不敬”罪，断送了这位风流才子的仕途，时人有“可怜一曲长生殿，断送功名到白头”的说法。罢官当年冬天，赵执信离开京师，写下《出都》一诗：“事往浑如梦，忧来岂有端。罢官怜酒失，去国觉天寒。”自此心灰意冷，浪迹江湖。

大约，赵执信就是在这种心境中向寒亭走来的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低首徘徊中，郭麐以诗还诗，这样回答着这位师辈先贤：

暮雨银筇听未阑，西风黄叶落将残。  
诗人自是客衣薄，却疑寒亭特地寒。

背面敷粉，皮里阳秋。他用这样的方式道尽了天涯沦落远客的一腔悲愁之绪。赵执信地下有知，该作怎样的感慨？

管中窥豹，以上所举仅为郭麐访古之一斑。筇路褰褰，风尘仆仆，足迹遍及了潍县境内的所有古迹之地，甚至带上只有十几岁的儿子续大到过太公堂、苗山、明宗山、麓台等处访碑问古。然而，没有人知道，更沦落的人生命运已走近了这位痴心不改的“探索者”，请看他令人辛酸的“夫子自道”：“柴米那能一俱，归村三日暂枝梧。山妻连夜催刀尺，慈母小园捡菜蔬。冷雨凄风天气变，残花落叶径庭芜。明朝又欲赴城去，拟卖古琴换女襦。”志书里“不入城市者六七年”的记载，恐是极言之形容了，生活是容不得郭麐不入城市的。



徐干(资料图片)